



昨夜 群星陨落

黄世中 著

黄山书社



(三七)可遇而不可求 / 140

第八章 欲新中国必先新女子

(三八)解除后顾之忧 / 146

(三九)经世致用之学 / 151

(四〇)桃花马背之梦 / 154

卷二 侠骨柔肠

第九章 走出灵峰溪谷

(四一)耻守妻孥 / 161

(四二)船旅巧遇 / 164

(四三)把舵工、水手都换了 / 171

(四四)风雨同舟 / 174

(四五)就当泰山 / 179

第十章 香山石歧

(四六)珠江上遇鴛户 / 186

(四七)陆路? 水路? / 190

(四八)南梅山边 / 194

第十一章 伶仃洋上

(四九)浮云游子意 / 200

(五〇)商定尾随 / 202

(五一)从伤心处走出 / 207

(五二)山河风景元无异 / 209

(五三)江水呜咽…… / 217

第十二章 归宿

(五四)一封发不出去的信 / 222

(五五)马革裹尸在所不辞 / 226

(五六)寻到了归宿 / 231



(五七)孝感巷江南客栈 / 234

第十三章 庚戌首义

(五八)赴广州 / 238

(五九)绣文斋事件 / 243

(六〇)就在牛王庙…… / 247

第十四章 苍松有幸吊英魂

(六一)一十八会员 / 253

(六二)歧海初探 / 256

(六三)证实报上消息 / 262

(六四)南福医院福音堂 / 265

(六五)泪迸荒天 / 274

(六六)青草丛墓 / 278

卷三 悲辛离合

第十五章 洋葶与酸腐

(六七)悬壶济世 / 283

(六八)留洋归来 / 287

(六九)交了桃花运 / 291

(七〇)我是不是陋儒? / 294

(七一)历史的沧桑与现实的可哀 / 297

第十六章 闺中密友

(七二)改换收件人 / 300

(七三)对床夜话 / 304

(七四)在爱俪园 / 308

第十七章 相约相伴

(七五)不是蝼蚁 / 315

(七六)执戈王前驱 / 318



- (七七)送行 / 322
(七八)借酒论道 / 325
(七九)到了杨桥巷 / 330
(八〇)我们相约…… / 333

第十八章 走出灵歧古镇

- (八一)善良的谎话 / 338
(八二)到沪上医院 / 342

第十九章 男儿有泪不轻弹

- (八三)把头颅扔出去 / 347
(八四)再干一杯! / 352
(八五)在透堡棋盘堂 / 356

第二十章 海盗? 义盗?

- (八六)我们兄弟都参加 / 360
(八七)还能算这账! / 366

第二十一章 枫叶初丹

- (八八)稳妥的处理方案 / 369
(八九)士绅三条路 / 374
(九〇)在这里立住脚 / 378
(九一)有心上人吗? / 380

第二十二章 择址

- (九二)结业回乡 / 384
(九三)合隆大厝 / 387
(九四)涂楼 / 392

第二十三章 天大的事

- (九五)偷吃禁果 / 397
(九六)天大的事我来顶 / 402



序 曲

(一) 离乡

下午3时50分,飞机准时自上海浦东机场起飞。别了,故国,故乡,我留恋的故土。向西,向西……明天起将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度里,脑子里一直涌现着两句诗:

海天空阔向西飞,
却羡杨朱泣路歧。

.....

飞机在云层上穿行,舷窗下云波翻涌,落日熔金,十分壮丽。斜坐在位子上,从祖父、祖母,到父亲、母亲,到兰、蕙和文清姑婆,到同乡、同学、同事,到十七年前润玉叔突然从台北归来……杂乱无章地一个又一个熟悉的面孔在脑子里穿行,拂之不去。

拿到机票以后,就知道日后相见的机会不多了。在回乡辞别老母亲时,从她那里知道了故乡灵歧的许多情况,尤其是近百年来发生的历史事件。临离别时,又特地从灵峰山东麓的滨海地方,向西,向南,转了一大圈。儿时所到之处,回想起来,无限亲切、怀恋,就像昨天一样清晰,那彩虹似的灵峰溪桥,那潺潺的灵峰溪水和溪岸上绿绿的柳枝……

飞机平稳地飞行。机舱内似乎亮了起来,舷窗外天际一片红艳,落日像一个烧红了的铁球,挂在西天,正冉冉下坠,似乎还在留恋它一天的辉煌,散射着余晖。衬上周边的红云,我似乎觉得它更像是一朵大红的牡丹花,正用尽她生命的内力和能量,尽情地开放一次,然后无憾地落去。这时,我心里似乎明显地颤动了一下:我在思忖着什么?我在感悟生命?!



李商隐《乐游原》云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朱自清改为“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感叹近黄昏”，意义虽好，总不如李义山诗句之震撼人心！

在万米高空的云层之上，落日，晚霞，黄昏，对故乡的不尽的依恋和回忆，两次同李文清姑婆的会晤交谈……历史的和现实的，一幕一幕情景，一个一个活着的，或死去的人，一下子全都苏生过来，在眼前荡动，汹涌，在儿时故乡的土地上穿行。他们的音容笑貌已经多年没有出现过，这时全都袭来，就在身旁；还有“文革”中死去的父亲，那忧郁的面容；那生离死别，最后一眼看父亲牵着牛绳的手……

忽然一个念头涌上了心间：写下来！？

中国人本来就喜欢拿小说当作事实，“对号入座”，弄出许多是非来。自从胡适之的“自传说”出来以后，《红楼梦》就被索隐来索隐去，许多人因此成了“曹学家”。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，雪芹的妻子就是“薛宝钗”其人，是“金玉良缘”；雪芹的后妻是“史湘云”其人，因为湘云有金麒麟，也算续一段“金玉缘”。还有人更引证雪芹诗友敦敏《赠芹圃》诗“燕市哭歌悲遇合，秦淮旧梦忆繁华”的诗句，证明这个遇合的新人就是“史湘云”，已经沦为女丐了。如此等等。这些索隐真是绝妙的“构想”。对此，我并不反对，而且还很有兴趣。但我不知自己写出来的东西，会不会有人说，书中某某人就是作者自己，某某人就是他的某某同事，某某朋友，甚至附会成什么人的恋人、情侣，那就会弄出许多笑话，引起某些人事纠纷，令人哭笑不得。看来，距离现实太近的不要去写它，至少暂时不能写。以后要写，也得多一些虚幻的人物和情节，人物的活动场景也应该多多变更地方，让这些“太虚幻境”无处寻觅，无法索隐。只是历史和时间没办法跳过，看来还得“取巧”一点，来个“真真假假”，像曹雪芹说的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，让那些爱索隐的人无法“对号”，莫知其人，莫知其时，莫知何处，莫知其事，莫名其妙，就是想要索隐也不可能……

飞机上一直没能好好睡一觉。美国东部时间凌晨两点到达我移居的新家。

（二）灵峰歧海

儿时故乡的土地和情境非常熟悉。



江府国民党党部起义,被撤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捉往台北。李润玉在大陆有两个妻子,到台湾以后又娶妻,生了三个儿子。李润玉在灵歧的大妇庄氏,比他还大两岁,生了两个女儿。二妇郭氏,有一女二男。

李润玉肄业于上海浦西大学。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七月初八(1937年8月13日),日本军队进攻上海,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。日军扬言半个月到一个月拿下上海,三个月占领全中国,让中国人跪地投降。从8月到10月,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军,死伤数十万人。到了11月,国民革命军128师,奉命在嘉兴和松江之间阻击,在浙江嘉善发起阻击战。出于爱国,李润玉到嘉善劳军,并参加战斗,左胳膊被弹片击中负伤。二妇郭氏,当时是林风眠杭州艺专国画专业的学生,因为去嘉善128师伤兵营慰问劳军,与李润玉认识相爱。李润玉负伤后,不能再上学,就回灵歧。由于他的经历,更因为他的人品,他成为灵歧十八乡(村)的领袖人物,列席南江府(市)国民党党部会议,后来还成了党部书记。李润玉虽比家父行远公小了八九岁,但是关系非常密切,所以两家多有过从,我们小时候都叫他润玉叔。

我还记得他曾到我们小学演讲过,讲起128师当年英勇抗击日军的情况,悲壮慷慨,声泪俱下。他说:

128师大多由湖南人组成,主要是湘西凤凰地方人,所以他们在军中,常常自称“湘西军”。凤凰是座古城,也叫镇竿。这里的人很会打仗,擅长夜战,可以避开日军的炮火。在漆黑的夜里与敌人展开肉搏,每个人都露出左臂,拿着刺刀和大刀。敌我双方短兵相接,夜里看不清是敌人还是自己人,只要摸到双臂都有袖子的,拔刀就砍。我们血战了七天七夜,抢了阵地,又丢了;丢了,又夺回来,就这样像拉锯一般。七天中,我们虽然伤亡了两千八百多官兵,但为驻守上海的主力大军的撤退和弹药辎重的转移,赢得了时间。

润玉叔演讲时慷慨激昂,声音十分洪亮,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小礼堂都震荡起来。他的音容笑貌,至今仍深深刻在我的心间。至于他为什么在1950年下海去台湾,我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知道的。1991年5月,



弟弟的事明显冤枉,受人陷害,使他对清廷的腐败、残酷和卑劣有了认识,这也是他后来不满清廷并同情同盟会,加入同盟会的一个重要缘由,以后会说到。

李开芳死了以后,除了银号被知府霸占外,其余家产大部分被没收,充入公帑。妻子不久也忧郁而死,留下两个女儿,长女李文箫,字秦声,光绪二十三年丁酉(1897)出生;小女儿文瑟,字湘音,光绪二十五年己亥(1899)生。二女起名,取李商隐《银河吹笙》诗句:“湘瑟秦箫自有情。”

文箫、文瑟,由长房李开先抚养,但仍住李开芳家旧宅小花园内两间小屋。

李开芳在世时,文箫、文瑟也常到清韵花园,学习吟诗作赋,弹琴下棋;或习欧阳颜柳的法帖法书,或诵后主温李的诗赋小词。李家两兄弟合起来五个女儿。李文清最大,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,特别喜欢读玉茗堂《牡丹亭》、曹雪芹《石头记》。每逢说到姊妹日后的终身大事不知如何,文清便有些伤感。但她毕竟是大姐,也不好更多流露,有时夜里一个人偷偷抹泪。虽说“闭锁深闺”,但叔伯姐妹“五闺友”时常相聚,弄些琴棋书画,也能聊解寂寞。

(四) 黄家

黄家庄主黄渊潭,字平泽,是我的祖父。祖父与李晚达开先老解元公同庚。夫人赵妍,是李夫人的胞妹;算起来两人还是连襟。平泽老与解元公平时交往频繁,关系密切。两个人都学问渊博,饱读诗书,人称灵歧“十车书”,就是说他们两人各有“五车”。黄渊潭家藏书极丰,经、史、子、集,应有尽有。一部康熙初刻本《全唐诗》和一部莆田郑樵的《通志二十略》长置案上。靠近书桌放的是一大柜唐人别集。小时候曾悄悄爬到顶上的听雨轩藏书楼,还记得连中医、明代道藏,和近代称为戏曲、小说的书都有许多。

据灵歧耆宿传谈,说曾祖读书过目不忘,可是一连考了十二科,连个举人也没考中。后来不再科考,在灵歧当了一名塾师。平时无事不出门,只是躲在他那个听雨轩藏书楼上读书。曾祖去世以后,听雨轩书阁由祖父平泽公经管,继续收藏了许多古籍。说起“听雨轩”书阁,上中学时还



“读书人，惟圣贤之言是听。《好了歌》所道，还有金钱，娇妻，儿孙三项。合老弟所诵，则名，利，妻，儿，谁人能放得下？”

祖父道：

“所以，单是圣贤之书，尚不足以治生，惟老庄之学，或可补之。此之谓‘儒道互补，始是全生’。老哥若能以儒为主，兼济以道，就是全人了；我此生惟以道为信，未能儒也。”说罢，两人相视大笑。

李开先回府以后，暗笑这个连襟黄老弟：恐是让他老子十二科落榜惊呆了吧！我即使不中进士，一生就当个解元老爷，也总比穷书生日子要好过得多。

祖父平泽公除了两个女儿外，还有两个儿子。李开先走了，他心里想：再怎么，我有两个儿子，就比你李开先强，虽然这一生什么都不如你。想到这里，心里不由窃自高兴起来，诵读《好了歌》，忽然念到“儿孙”的那一首：

世人都道神仙好，惟有儿孙忘不了。

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？

他暗忖地一颤：“前两句好，吉利；这后两句念诵念诵可以，可不要应在自家身上！”他想起刚才劝慰李老哥的话，不禁有些不自在起来，原来自己也并不是什么都看破，都放得下。两个儿子，人见人夸，怎能不寄予希望呢？景熙自不必说了，至于行远，年纪还小，长大也会是一表人才，又何愁没有贤淑的好媳妇！李家就有文清、文韵、文心，还有赵家的小姐，随便哪一个都不错。人说黄渊老信道，看来也不是真道家；他到处宣传他的老庄思想，其实也并非老庄的真信徒。

刚才对祖父“评头品足”，说他不是老庄的真信徒，不能算不敬。其实他还应该算是一个儒者，他之所以推崇道家，只是科举失败后的一种心理调适，用以扶平倾斜的心理场。

我是1949年到城里上中学，开始时一个月回家一次，从初中三年级起，往往只有寒暑假才回一趟灵歧；到高中在省城读书，只有过年才回灵歧。记得1952年初中毕业那年暑假，祖父已经八十四岁，龙钟老态，还把我叫到他的书斋，指着《李翰林集》、《李长吉歌诗》、《玉谿生诗集详注》



说,中国诗的精华全在这三家,说他最喜欢的是玉谿生李义山诗。他之所以习道,也是从李义山“道教诗”中得到启发,要我用功读书,说黄家从曾祖起就再没有功名。辛亥以后不重这个,但要是能上大学,出国留学深造,同样是功名。我们黄家不能输给赵、李两家,说着,就站起身,我赶紧扶着他。祖父走到一个大书橱前,打开,满满都是古籍,让我搬出一部特大开本的线装书,说:

“这是四开本的《灵歧黄氏族谱》,给你了。一定要收藏保存好,有了功名,要召集全族裔孙公议续添。”

他翻了几页,说自己眼睛不行了,就讲给我听。后来我拿他的话查对了《族谱》,和祖父说的相符合:

我们灵歧黄氏,五代时,从中原的光州固始县经南唐,跨过仙霞岭,进入王审知的闽国,先在南方的漳州定居。后来泉州刺史留从效当了晋江王、清原军节度使,进军龙溪,攻打漳州,龙溪县是遍地疮痍,老百姓无处求生。那时有一位诗人叫韩偓,就是小名叫冬郎的,因反对朱温篡唐,知道朱温要杀他,就赶快南逃,经湖南、江西进入建安,又从沙县抵达龙溪;后来韩偓定居泉州管辖的南安县。大约黄氏家族同韩偓一路,差不多同时逃到龙溪。韩偓有一首诗,记得题目是《自沙县抵龙溪县,值泉州军过后,村落皆空,因有一绝》,诗写道:

水自潺湲日自斜,
尽无鸡犬有鸣鸦。
千村万落如寒食,
不见人烟空见花。

我们黄氏全家四处逃难,先是逃到莆田涵江,住了下来。北宋一统天下以后,据称,黄氏灵歧一世祖的曾祖父黄璞,官崇文阁校书;祖父黄文渭,官秘书监;父亲黄千之,庠生;哥哥黄昱,官著作佐郎。

一世祖黄昇,字启泰,号龙渠,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(1053)郑獬榜二甲进士,历任皖城巡检,大理寺评事,官终大理寺卿,享年约九十岁。二世祖黄理(1033—1116)英宗治平四年丁未(1067)许安世榜二甲进士,累官临安教谕,秘书省校书郎。据曾祖说,因匪祸,涵江不能居住,又南迁。或



又传说,二世祖黄理十九岁中举人以后,进士考了几科都没能考中。一次,有个风水先生给他算命说:

黄花单枝,火速南移。
北座麒麟,南观鲤鱼。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二世祖有事到了灵峰溪南,就选了这一片沃土。我们下坑黄家庄北面那个小山坡,山丘一片金黄色,顶上绿茸茸都是树木花草,就很像麒麟背上的鳞鬣、鳞毛;庄前那窟大水潭,像一条鲤鱼平卧着,从北宋起,它就一直叫鲤鱼潭。后来二世祖果然在迁来的当年就中了进士。一世祖那时刚致仕,就同二世祖一起跨过戴云山,沿着灵峰溪岸一直向东走了大半天路程,终于在这里定居。那时李姓迁来也不过两三代人,灵歧就只有两个姓。后来历经南宋、元明清,我们黄氏进士举人三十多人,县教谕、主簿以上官员六十九人。只是到了咸丰以后,黄氏再没有高中进士的了。

祖父喜欢谈论家族开基的历史,是他心中不忘祖先,也是他未能科考功名的心理平衡剂。他常道:

“今老矣,科举也已废除,各地正在兴办学校……”

他之在我面前念念“祖宗当年也曾阔过”,只不过是寄希望于后世子孙学而有成罢了。后来我从《族谱》记载中看到:

灵歧一世祖黄昇,少年时就已经熟读“九经”,特别通晓《三礼》与《春秋左氏》。其兄黄昱,早在仁宗天圣二年甲子(1024)就中了宋庠榜进士。其长兄黄珪也中了进士,时人称“一门父子四进士”。我又想:祖父如此念念不忘先祖功名,能是真正老庄信徒吗?显然不是。其实,儒也好,道也好,都是中国古代的思想流派,今人重儒,重道,只是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,为我所用;用得上的都是好的。用儒,用道,没有什么高下之分,都只不过是穿着儒道的服装,演出现代人的活剧而已。

高中在省城读书,第一学期结束,过年时回了家。正月初一,到祖父房间去拜年,上了听雨轩书阁。祖父特别兴奋,说了许多话,说自己几十年了,没有今天这样高兴过,还说了一句在当时听起来有一点背时的话:

“黄家的功名就寄托在你身上了。”



(五) 赵家与何家村

灵歧坑尾赵家庄族长赵平原,字亦胜,名与字来自战国四公子之一赵国平原君赵胜,寓景慕之意。赵平原也是光绪举人,生有一子三女。长子赵孟颀,字时颀,与黄景熙同庚,生于光绪十六年庚寅(1890),以下即是三个“千金”:赵妩,字其美,与李文清、黄亦兰同庚而比文清、亦兰都小一些,也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(1895)生;赵媚,字明媚,与李文箫、黄紫薇同庚,光绪二十三年丁酉(1897)生;赵姝,字自俨,与李文瑟同庚,生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(1899)。

宣统二年,同盟会组织了一期医护培训,赵妩跟李文韵、李文箫、黄亦兰到上海,参加了李平书、张竹君创办的上海医院的培训。辛亥武昌起义胜利以后,当月下旬,四个女子在灵峰山三清观女道长宋紫云的带领下,又参加了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的医护救助队,掩护黄克强、徐佩萱夫妇赶去武汉,这是后话。

不知什么时候,何姓和许多杂姓也来到灵峰山西麓定居,他们看有中坑、下坑、坑尾的村名,就给自己的村子起名叫“上坑”。

上坑都是散户,不是同一个家族,同一个姓。村里人都知道他们是陆续从外地或从戴云山山区搬到灵歧的。有何姓,也有姓陈,姓林,姓张,姓苏,姓王,姓高,姓程……零零星星,又来得最迟;因为以何姓人较多,所以三大姓人就随便称上坑叫“何村”。后来散户越来越多,“何村”就叫“何家村”。村人看到灵歧三大姓都叫什么“庄”,也就给自己起个庄名叫“何家庄”。有一个财主自称头人,名字叫何友良。何友良是个土财主,原本没有命字;他听说李、黄、赵三个庄主都有名有字,也就给自己命了个字叫“何有良”。很简单,只是把“友”改成“有”;取义很清楚,就是说自己虽然是财主,但是个“有良心”的人。

据说何友良娶妻多年,妻子没有生育,就花了五石稻谷,从戴云山西面山区买来一个儿子,取名何招弟,希望能生个儿子,算是“招来弟弟”。果然,几年后就生了两个儿子,两个女儿。何友良因招弟招来弟妹“有功”,就视同己出,找了算命先生给起了个学名叫何其兴,义取“何等兴旺”、“多么兴旺发达”,这已经是清朝倒台以后的事了。后来外出上了黄



埔军校,还当了不小的官,这也是后话。

何友良总算是村里的头人,管管散户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村里有什么事情也还得尊重他。何友良的几个子女很会经营,除了种田外,兼营锻铁、打造农具等。发财以后,何友良不断买进土地,扩大地盘,李、黄、赵三家还是挺愿意同他联络,知道他希望把村子改称叫“何家庄”,也让他去称去叫,只是他名声不怎么好。一次,有个佃户交不起租子,何友良的管家把那佃户家中的大鼎(铁镬,灵歧人称鼎)都拿走,不让做饭。尽管是管家假主人之威胡作非为,但佃户还是骂何友良,叫他“何无良”;后来何友良登门把大鼎送还,可“无良”从此叫开,何友良成了“何无良”;大人每每给孩子解释说:“何无良,就是多么没良心,何等的没有良心!”但是说实在的,何友良的发家致富,主要还是靠自家和儿女起早摸黑、勤力经营,并非是没有一点良心的地主。

(六)三家闺秀

有一天,灵歧李、黄、赵三姓十个女子,相聚于李家清韵花园的文心阁。文清提议,十人结为闺友,成立“闺友会”,有空大家多联系,多走走。大家一听都高兴地表示赞同。开始交谈时,没有一个中心话题,东说说、西谈谈,不过是闺中常拉的家常话,谁家嫁女儿,谁人娶媳妇;你的衣服料子质地好,她的裙子花样漂亮,如此等等。亦兰忽然转了话题,说:

“过去,男人比我们强,就是可以参加科举,出去做官;现在科举废除了,男人和我们女子都一样。我一直在打听,我们女子能不能走出去?灵歧,西有戴云山挡住,北面、南面都是灵峰山,东面又是大海,把我们都封死在里面了。我们灵歧女人世代代,生也在这里,死也在这里。不走出灵歧,没有出头的日子。”

文韵紧接着说:

“听了亦兰表姐的话,实在开窍,我也在收集这方面的情况。现在邮政开通,可以寄银票买报纸,还有周刊、月刊什么的。可现在在外面活动干事的,还是男人多。”

大家你一句,我一句,说了很多,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出去。只有亦兰听得有心,知道文韵一定买了什么书报刊物。可惜自家父母手头拮



第二章 阻 滞

(一〇)疑虑

李开先解元毕竟是过来人，一位有经验的，世故的老者。大约一个月后，他完全觉察到了女儿的异样。他看文清，越看越像个有了男女感情的女子：

脸上泛着一一种轻红，比往昔润泽且有光彩；眼睛也时常显示着含情而存一丝羞涩的样子。而胸部似乎也比前丰满得多。

再加上夫人说的，每天起床以后，在镜子前描呀，画呀，足足要坐上一个钟点。这不是“女为悦己者容”吗？他认为这些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。但是，他又想，万一不是，声张了会败坏女儿的一世清誉。所以，连夫人也瞒着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一下自己的担心。其实他心中忐忑，坐立不安，决定亲自调查这一件事。但这种事又不能自己动手去做，得找嘴巴紧不会嚼舌传闻的人。点来算去，就只有看大门的头叔，这是李家世仆，既忠心耿耿，又诚实有情义。但要论胆识，敢说敢干，有易水荆卿气概的，那就非管理家丁的“丁头”莫属了。

头叔三代为李家守门，兼负责内外传话，是李解元的族叔。论辈分，他要高李开先一辈，只因世代贫穷，只能替李家看大门。

头叔有一个雅名，叫李长生。因为个头矮，又兼大头大脑，所以李家庄人都叫他“大头长生”。后来就简化了，干脆叫他“大头”；客气一点的，加一个“叔”字，称他“大头叔”，以至“李长生”这个雅名，反而被人遗忘或根本就不知道。大头叔为人忠厚老实，很得李解元信任。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，解元每每只叫他“头叔”，重用他负责管理家中用人，算得上是一



赵淑听了,觉得不像编造出来的,就问:

“有没有听说小姨讲我们不好的话?”

“那我可不知道,没听说。嫁谁是我们家的事,只要姐姐喜欢、同意,小姨家怎么管得着?”

文韵为了不和母亲太对立,就说了几句迎合的话,可心里就是为姐姐不平;姐姐的路,几年后就是自己的路。从上海报纸上可以看出来,外面的女子已经兴起自由的风了,自己家还死守着“老规矩”……文韵心里不甘,她知道三姐妹的婚事都是父亲在决定,母亲即使同情女儿,也不敢违抗父亲的意志,就决定借机为文清说两句公道话:

“我说啊,所有父亲母亲都是为子女好的,但是古时和今日,父母好心办了坏事的事情还少吗?他们非得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可,为什么就不能和自己的儿子、女儿商量商量呢?最后是逼得孩子上吊、投海、家毁、人亡……所以,我说不管是官媒来,还是小姨家来提亲,都应该同姐姐说,那是姐姐的终身大事,要听听她是怎么想的。这终归是她自己的事,是她要和人家过一辈子,又不是别人!”

说了,文韵向母亲道了别,就飘然向自己的房间走去,回头看一下母亲,还呆呆地站着,心里一阵酸疼,母亲也是真苦!

文韵的一席话,说得在情在理,赵淑何尝不偏着女儿呢?可是开先能听吗?本来想今晚要同丈夫谈这件事,现在看来,能稳住就先稳住,能慢一点就慢一点,反正他也没有再提起,相安无事最好。自己的苦,女儿会知道吗……她决定先不和丈夫说了;决定不说了,心反而定下来,一个人在花园里走来走去,自己到底要什么,现在去哪里呢?

文韵回到房间,突然想起,必须马上把情况通给姐姐,让她叫景熙转告小姨,得赶紧去一趟坑尾赵家庄,把事情说给赵妩听,万一母亲和父亲去赵家问,自己的撒谎不就露馅了?一想到这里,就赶紧往文清住处跑去。

(一三)想到出走

文清和景熙照旧往来,一个星期在柳林里相会两三次,两家发生的事互相一说,都清清楚楚。他们都知道,要解元公允准这门亲事,是不会有



何况父亲又是这样子反对……像景熙说的,革命成功,能闯出一条路来,也算是“功名”……这婚姻不就都没问题了……这样一想,又觉得应该鼓励他去。可是不管怎么说,危险还是存在的,心里真有点害怕他离开……想来想去,都拿不准,心里乱翻乱滚,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,好长时间就一直沉默着。景熙看她没有话,就问:

“你想什么呢?”

文清忽然灵动地改口说:

“我想让舅舅找父亲说说看,请赵妩和她哥哥孟颀,让大舅出面。”

“我也曾这样想过,没有什么用的……”

两人一直沉默着。

……

两人在柳林子里,一直坐到听见鸡叫声才起身回家。现在两个人胆子都小了,家里用人起得早,为了不叫他们看见,文清再不让景熙送到花园东墙下,过了李家家塾就依依别过。



第三章 有人暗窥

(一四) 讲古带出的事

端午过了一个多月,天气很快就热起来,门口路边,小街屋檐的走廊下,已经有许多人在乘凉。李家家塾大门前的旷地上也坐满了人,都在听“布袋佬”讲故事,灵歧人叫“讲古”。停一会就准备去睡觉的,只带了一个小板凳;有的则带着竹编的靠背椅,一边躺着休息乘凉,一边听讲古,真是惬意。

何家村有一家祖传的布袋戏,也称掌中班;班主叫何瑞兴,曾走南闯北到处搬演布袋戏。上个月回到何家村,据说赚了一些钱,还带回一个叫陈娟的北方姑娘。但是也有人说他混得并不好,连他那“掌中班”也卖掉了。还有的说他在北边哪一个省骗了人家一个黄花闺女,被人家追打,才逃了回来。可近日一个举动,让大家不禁刮目相看:他的五代内近亲都分到一碗糯米做的圆子汤,说是同那个北方娘子陈娟圆了房。

“布袋佬”何瑞兴识古知今,出门时间长,常说自己走过的桥比灵歧人走的路都多。乡里人看他说了许多自己从没听说过的事,认为他见识广,都还尊敬他。年纪大的称他瑞兴哥,后生则常在背后说他会吹牛,叫他“布袋佬”。

这天夜里讲的是《残唐五代》,原定两个钟头,到九点钟结束。可讲到“且听下回分解”时,大家都愿意再投一个铜板,希望再讲一场。何瑞兴也讲得上了兴头,就再开讲一场。这一场讲到朱温背弃黄巢、投归唐朝后又叛变,废了昭宣帝,自己当皇帝,建立后梁。

突然,何瑞兴嚯地站了起来,大声吼道:

“叛臣贼子,人皆得而诛之。像朱温这种人就要天诛地灭,所以他后来给自己的儿子杀了,这就是报应!我敢说,我们灵歧人都是忠臣,尽忠